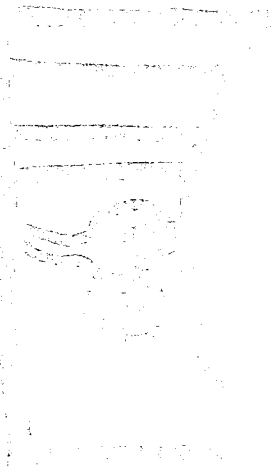


北平友誼

荷花淀

孫犁著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輯 二 第

淀 花 荷

著 犁 孫

1947

行 刊 屋 書 洋 海



848
366-4

目 次

荷花淀·····	一
游擊區生活一星期·····	一三
平原景色·····	一三
抗日村長·····	一八
洞·····	二〇
村外·····	二三
守翻口·····	二五
人民的生活情緒·····	三〇
回來的路上·····	三四



3 0526 6535 7

65480

村落戰.....三九

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四九

山裏的春天.....五五

麥收.....六三

荷花淀

——白洋淀記事之一

月亮升起來，院子裏涼爽得很，乾淨得很，白天破好的葦子潮潤潤的，正好編蓆。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繞着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裏跳躍着。

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葦子？不知道。只曉得，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全淀的蘆葦收割，垛起垛來，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女人們，在場裏院裏編着蓆。編成了多少蓆？六月裏，淀水漲滿，有無數的船隻，運輸

銀白雪亮的蓆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莊，就全有了花紋又密、又精緻的蓆子用了。大家爭着買：

『好蓆子，白洋淀蓆！』

這女人編着蓆。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她有時望望淀裏，淀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着新鮮的荷葉荷花香。

但是大門還沒關，丈夫還沒回來。

很晚丈夫才回來了。這年青人不過二十歲，頭戴一頂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黑單褲捲過了膝蓋，光着腳。他叫水生，小葦莊的游擊組長，黨的負責人。今天領着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女人抬頭笑着問：

『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晚？』站起來要去端飯。水生坐在台階上說：

『吃過飯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蓆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臉，她看出他的臉有些紅脹，說話也有些氣喘。她問：

『他們幾個哩？』

水生說：

『還在區上。爹哩？』

女人說：

『睡了。』

『小華哩？』

『和他爺爺去收了半天蝦簍，早就睡了。他們幾個爲什麼還不回來？』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麼了，你？』

水生小聲說：

『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想是叫葦眉子劃破了手，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裏吮了一下。水生說：

『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假若敵人再在同口按上據點，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淀裏

的鬥爭形勢就變了。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

女人低着頭說：

『你總是很積極的。』

水生說：

『我是村裏的游擊組長，是幹部，自然要站在頭裏，他們幾個也報了名。他們不敢回來，怕家裏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來和家裏人們說一說。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

女人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她才說：

『你走，我不攔你，家裏怎樣辦？』

水生指着父親的小房叫她小聲一些。說：

『家裏，自然有別人照顧。可是咱的莊子小，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莊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別人，家裏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華還不頂事。』

女人鼻子裏有些酸，但他並沒有哭。只說：

『你明白家裏的難處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為要考慮準備的事情還太多，他只說了兩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來謝你。』
說罷，他就到別人家裏去了，他說回來再和父親談。

鷄叫的時候，水生才回來。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裏等他，她說：

『你有什麼話囑咐我吧。』

『沒有什麼話了，我走了，你要不斷進步，識字，生產。』

『嗯。』

『什麼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後面！』

『嗯，還有什麼？』

『不要敵人漢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淚答應了他。

第二天，女人給他打點好一個小小的包裹，裏面包了一身新單衣，一條新毛巾，一雙新鞋子。那幾家也是這些東西，交水生帶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門。父親一手拉着小華對他說：

『水生，你幹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什麼也不要惦記。』

全莊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來，水生對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過了兩天，四個青年婦女集在水生家裏來，大家商量：

『聽說他們還在這裏沒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緊的話得和他說說。』

水生的女人說：

『聽他說鬼子要在同口按據點……』

『那裏就碰得那麼巧，我們快去快回來。』

『我本來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麼看頭啊！』

於是這幾個女人偷偷坐在一隻小船上，划到對面馬莊去了。

到了馬莊，她們不敢到街上去找，來到村頭一個親戚家裏，親戚說：你們來的不巧，昨天晚上他們還在這裏，半夜裏走了，誰也不知開到那裏去。你們不用惦記他們，聽說水生一來就當了副排長，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的……

幾個女人羞紅着臉告辭出來，搖開靠在岸邊上的小船。現在已經快到晌午了，萬里無

雲，可是因爲在水上，還有些涼風，這風從南面吹過來，從稻穗上簌尖吹過來。水面沒有一隻船，水像無邊的跳蕩的水銀。

幾個女人有點失望，也有些傷心，各人在心裏罵着自己的狠心賊。可是青年人，永遠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們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痛快。不久，她們就又說笑起來了。

『你看說走就走了。』

『可慌（高興的意思）哩，比什麼也慌，比過新年，娶新——也沒見他這麼慌過！』

『拴馬樁也不頂事了。』

『不行了，脫了漚了！』

『一到軍隊裏，他一準得忘了家裏的人。』

『那是真的，我們家裏住過一些年輕的隊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來唱，進去唱，我們一輩子也沒那麼樂過。等他們閒下來沒有事了，我就優想：該低下頭了吧。你猜人家幹什麼？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畫上許多圓圈，一個一個蹲在院子裏，托着槍瞄那個，又唱起來了！』

她們輕輕划着船，船兩邊的水嘩，嘩，嘩。順手從水裏撈上一棵菱角來，菱角還很嫩很

小，乳白色。順手又丟到水裏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穩穩浮在水面上生長去了。

『現在你知道他們到了那裏？』

『管他哩，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

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

『唉呀！那邊過來一隻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搖！』

小船拚命往前搖，她們心裏也許有些後悔，不該這麼冒冒失失走來，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麼也別想了，快搖，大船緊緊追過來。

大船追的很緊。

幸虧是這些青年婦女，白洋淀長大的，她們搖的小船飛快。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一條打跳的梭魚。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駛起來，就像織布穿梭，縫衣透針一般快。

假如敵人追上了，就跳下水裏去死吧！

後面大船來的飛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搖櫓的手

並沒有慌，水在兩旁大聲的嘩嘩，嘩嘩，嘩嘩嘩！

『往荷花淀裏搖！那裏水淺大船過不去。』

她們奔着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無邊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迎着陽光舒展開，就像銅牆鐵壁一樣。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來，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們向荷花淀裏搖，最後，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尖聲驚叫，掠着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排槍！』

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她們想，陷在敵人的埋伏裏了，一準要死了，一齊翻身跳進水裏去。漸漸聽清楚槍聲只是向着外面，她們才又扒着船柁露出頭來。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那寬厚肥大的荷葉下面，有一個人的臉，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荷花變成人了？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臉，啊，原來是他們！

但是那些隱蔽在大荷葉下面的戰士們，正在聚精會神瞄着敵人射擊，半眼也沒有看她們。槍聲緊緊的清脆，三五排槍過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衝出了荷花淀。

手榴彈把敵人那隻大船擊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戰士

們就在那裏大聲歡笑着，打撈戰利品。他們又開始了沉到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他們爭着撈出敵人的槍枝、子彈帶，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麵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是一包用精緻紙盒裝着的餅乾。

婦女們帶着混身水，又坐到他們的小船上去。

水生追回那個紙盒子，一隻手高高舉起，一隻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對着荷花淀吆喝：

『出來吧，你們！』

好像帶着很大的氣。

她們只好搖着船出來。忽然從她們的船底下冒出一個人來，只有水生的女人認的那是區小隊的隊長。這個人抹一把上臉的水問她們：

『你們幹什麼去來呀？』

水生的女人說：

『又給他們送了一些衣裳來！』

小隊長回頭對水生說：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們是誰，一羣落後份子！』說完把紙盒順手丟在女人們船上，一溜，又沉到底下去了，到很遠的地方才鑽出來。

小隊長開了個玩笑，他說：

『你們也沒有白來，不是你們，我們的伏擊不會這麼徹底。可是，任務已經完成，該回去晒晒衣裳了。情況還緊的很！』

戰士們已經把打撈出來的戰利品，全裝在他們的小船上，準備轉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葉頂在頭上，抵擋正午的太陽。幾個青年婦女把掉在水裏又撈出來的小包裹，丟給了他們，戰士們的三隻小船就奔着東南方向，箭一樣飛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煙波裏。

幾個青年婦女划着她們的小船趕緊回家，一個個像落水鷄似的。一路走着，因過於刺激和興奮，她們又說笑起來，坐在船頭臉朝後的一個撅着嘴說：

『你看他們那個橫樣子，見了我們愛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們給他們丟了什麼人似的。』

她們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們沒槍，有槍就不往荷花淀裏跑，在大淀裏就和鬼子幹起來！』

『我今天也算看見打仗了。打仗有什麼出奇，只要你不著慌，誰還不會爬在那裏放槍呀！』

『打沉了，我也會浮水撈東西，我管保比他們水式好，再深點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們也成立隊伍，不然以後還能出門嗎！』

『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過二年，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誰比誰落後多少呢！』

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裏。

（一九四五年）

游擊區生活一星期

平原景色

一九四四年三月裏我有機會到曲陽游擊區走了一趟，在這以前，我對游擊區的生活，雖然離得那麼近，聽見的也不少，但是許多想法還是主觀的。例如對於『洞』，我的家鄉冀中區是洞的發源地，我也寫過關於洞的報告，但是到了曲陽，在入洞之前，我還打算把從察哈爾帶回來的六道木棍子也帶進去，就是一個大笑話，經一事，長一智，這真是不會錯的。

縣委同志先給我大概介紹了一下游擊區的情形，我覺得重要的是一些風俗人情方面的

事，例如那時地裏麥子很高了；他告訴我到那裏去，不要這樣說：『啊，老鄉，你的麥子長的很好啊！』因為『麥子』在那裏是罵人的話。

他介紹給我六區農會的老李，這人有三十五歲以上，白淨臉皮，像一個穩重的店鋪掌櫃，很熱情，思想很周密，他把敞開的黑粗布破長袍攬在後面，和我談話。我漸漸覺得他是一個區委負責同志，我們這幾年是培養出許多這樣優秀的人物來了。

我們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區邊境，老李就說：『你看看平原游擊根據地的風景吧？』

好風景。

太陽照著前面一片盛開的鮮紅的桃樹林，四周圍是沒有邊際的輕輕波動着就要挺出穗頭的麥苗地。

從小麥的波浪上飄過桃花的香氣，每個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犂車，四處是鞭哨。

這是幾年不見的風光，它能够引起年幼時候強烈的感覺。爬上一個低低的土坡，老李說：『看看砲樓吧！』

我心裏一跳。對面有一個像火車站上的水塔，土黃色，圓圓的，上面有一個傘頂的東

西。它建築在一個大的樹木森蔭的村莊邊沿，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的大道。

老李又隨手指給我，村莊的南面和東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各有一個小一些的砲樓，老李笑着說：

「對面這一個在咱們六區是頂漂亮的砲樓，你仔細看看吧。這是敵人最早修的一個，那時咱們的工作還沒搞好，叫他撈到一些磚瓦，假如是現在，他只能自己打鑿來蓋。」

面前這一個砲樓，確是比遠處那兩個高大些，但那個怪樣子，就像一個闊氣的和尙墳，再看看周圍的景色，心裏想這算是個什麼山綴哩！這是和自己心愛的美麗的孩子，突然在三歲的時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樣，叫人一看見就難過的事。

但老李慢慢和我講起砲樓裏偽軍和鬼子們的生活的事，我也就想到，雖然有這一塊瘡疤，但人們抗毒的血液是加多了。

我們從一條繞村的堤埝上走過，離那砲樓越來越近，漸漸看得見在那傘頂下面有一個荷槍的穿黑衣服的偽軍，望着我們。老李還是在前面揚長的走着，當離開遠了的時候，他慢慢走，等我跟上說：

「他不敢打我們，他也不敢下來，咱們不準許他下來走動。」

接着他給我講了一個笑話。

他說：「住在這個砲樓上的僞軍，一天喝醉了酒，大家打賭，誰敢下去到村裏走一趟。一個司務長就說：他敢去，並且約下，要到「維持會」拿一件東西回來作證明。這個司務長就下來了，別的僞軍在砲樓上望着他。司務長仗着酒胆，走到村邊。這村的維持會以前爲了怕他們下來搗亂，還是遷就了他們一下，設在這個街頭的。他進了維持會，辦公的人們看見他就說：「司務長，少見，少見，裏面坐吧。」司務長一句話也不說，邁步走到屋裏，在桌子上拿起一枝手筆就往外走。辦公的人們在後面說：「坐一坐吧，忙什麼哩？」司務長加快腳步就來到街上，辦公的人們嬉笑着嚷道：「哪裏跑！哪裏跑！」

「這時從一個門洞裏跳出一個游擊組員，把手槍一揚，大喝一聲：「站住！」照着他虛瞄一槍，砰的一聲。」

「可憐這位司務長沒命的往回跑，把褲子也掉下來了，回到砲樓上就得了一場大病，現在還沒起床。」

我們又走了一段路，在村莊南面那個砲樓下面走過，那裏面已經沒有敵人，老李說，這

是叫我們打走了的。在這個砲樓裏面，去年還出過鬧鬼的事。

老李說：

『你看前面，那裏原來是一條溝，到底叫我們給它平了。那時候敵人要掘開村溝，氣餒可兇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去，晝夜不停的掘，有一天黃昏的時候，一個鬼子在溝裏拉着一個年輕媳婦要強姦，把衣服全扯爛了，那年輕女人劈了那個鬼子一鐵鎚就往野地裏跑，別的鬼子追她，把她逼得跳下一個大水車井。

『就在那天夜裏，敵人上了砲樓，半夜，聽見一種嗷嗷的聲音，先是在砲樓下面叫，後來繞着砲樓叫，鬼子們看見在砲樓下面，有一個白色帳篷的東西，越長越高，眼看就長到砲樓頂一般高了，鬼子是非常迷信的，也是做賊心虛，以爲鬼來索命了。

『不久，那個逼着人強姦的鬼子就瘋了，他哭着叫着，不敢在砲樓上住。他們的小隊長在附近村莊請來一個捉妖的，在砲樓上擺香壇行法事，唸咒捉妖，法師說：「你們造孽太大，受冤的人氣餒太高，我也沒辦法。」再加上游擊組每天夜裏去襲擊，他們就全搬到村頭上的大砲樓上去住了。」

抗日村長

在路上有些耽誤，那天深夜我們才到了目的地。

進了村子，到一個深胡同口底叫開一家大門，開門的人說：

『啊！老李來了。今天消息不好，燕趙增加了三百個治安軍。』

老李帶我進了正房，屋裏有很多人。老李就問情況。

情況是真的，還有清剿這個村子的風聲，老李就叫人把我送到別的一個村子去，寫了一封信給那村的村長。

深夜，我到了那個村子，在公事台（村裏支應敵人的地方，人們不願叫維持會，現在流行叫公事台）的燈光下，見到了那個抗日村長，他正在同一些幹部商量事情，見我到了，幾個沒關係的人就走了，村長看過了我的介紹信，打發送我的人回去說：

『告訴老李，我負一切責任，讓他放心好了。』

村長是三十多歲的人，臉尖瘦，眼皮有些腫，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白鞋白腿帶。那天

夜裏，我們談了一些村裏的事，我問他爲什麼叫抗日村長，是不是還有一個舊村長。他說沒有了。關於村長這個工作，抗戰以後，是我們新翻身出來的農民幹部做的，可是當環境一變，敵偽成天來來往往，一些老實的農民就應付不了這局面。所以有一個時期，就由一些在外面跑過的或是年老的辦公的舊人來担任，那一個時期，有時是出過一些毛病的。漸漸的，才培養出這樣的既能把握立場，也能支應敵偽的新幹部。但大家爲了熱誠的表示雖然和敵人周旋，也是爲抗日，村民習慣的就叫他們『抗日村長。』

抗日村長說，因爲有這兩個字加在頭上，自己也就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責任了。

不久我就從他的言談上、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務的繁重和複雜，他告訴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敵人在這裏駐剿，殺死了他年老的父親，他要把孝穿到抗日勝利。

從口袋裏他掏出香煙叫我吸，說這是隨時支應敵人的。在游擊區，敵人勒索破壞，人們的負擔已經很重，我們不忍再吃他們的喝他們的，但他們總是這樣說：

『吃吧，同志，有他們吃的，還沒有我們吃的，你們可吃了多少，給人家一口豬，你們連一個肘子也吃不了。』

我和抗日村長談這種心理，他說這裏面沒有一絲虛偽，却有無限苦痛。他說，你見到過

因為遭橫禍而傾家敗產的人家嗎！對他的親愛的孩子的吃穿，就是這樣的，就是這個心理。敵佔區人民對敵偽的負擔，想不到的大，敵偽吃的、穿的、花的都是村裏供給，並且偽軍還有家眷，就住在砲樓下，這些女人孩子的花費，也是村裏供給，連孩子們的尿布，女人的粉油都在內，我們就是他們的供給部。

抗日村長苦笑了，他說：『前天敵人叫報告員來要豬肉、白菜、蘿蔔，我們給他們準備了，可是一到砲樓下面，游擊小組就打了伏擊，報告員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砲樓上去報告，他們又不敢下來，我們送不到有什麼辦法？』

抗日村長高聲的笑了起來，他說：『回去叫咱們的隊伍來活動活動吧，那時候就夠他們鬼崽子們受，我們是連水也不給他們担了。有一回他們連砲樓上的乾水（洗鍋水）都喝乾了的。』

這時已快半夜，他說：『你去睡覺吧，老李有話，今天你得鑽洞。』

洞

可以明明告訴敵人，我們是有洞的。從五一『掃蕩』以後，我的家鄉冀中區，人們常常在洞裏生活。在起初，敵人嘲笑我們說，冀中人也鑽洞了，認爲是他們的戰績。但不久他們就收起笑容，因爲冀中平原的人民並沒有把鑽洞當成退却，却是當作新的壕塹戰鬥起來，而且不到一年又從洞裏戰鬥出來了。

平原上有過三次驚天動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爲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動，是錯誤的。這裏面有政治的精心積慮的設計，動員和創造。這創造出共產黨的號召發動，由人民完成。人民興奮的從事這樣巨大精細的工程，日新月異，使工程能充分發揮作戰的效能。

這工程是八路軍領導人民共同來製造，因爲八路軍是以這地方爲戰爭的基地，以人民爲戰爭的助手，生活和願望是結爲一體的，八路軍不離開人民。

回憶在抗戰開始，國民黨軍隊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掘過蜿蜒幾百里的防禦工事，人民不惜斬削已經發紅的高粱來構築作戰的堡壘，但他們在打罵奴役人民之後，不放一槍退過黃河去了。氣得人們只好在新的壕溝兩旁撒撤晚熟的秋菜種子。

一經比較，人民的覺悟是深刻明亮的。因此在拆毀的城邊，縱橫的道溝裏，地道的進口

就流了敵人的血，使它污穢的肝腦塗在爲復仇的努力創造的土地上。

言歸正傳吧，村長叫中隊長派三個游擊組員送我去睡覺，村長和中隊長的聯合命令是一個站高哨，一個守洞口，一個陪我下洞。

於是我就攜帶我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

這一次體驗，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體情形』，這是當我問到一個從家鄉來的幹部，他告訴我的話，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

他們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間，在燈影裏立刻有一個小方井的洞口出現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裏端着一個大燈碗跳進去了不見了。我也跟着跳進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滿眼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裏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訴我蹲下向北進橫洞。我用腳探着了那橫洞口，我蹲下去，我吃虧個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裏去，急的渾身大汗，裏面引路的人又不斷催我，他說：『同志，快點吧，這要有情況還了得。』我像一個病豬一樣『吭吭』的想把頭塞進洞口，也是枉然。最後才自己創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來，先使頭着地，栽進去，用蛇行的姿勢入了橫洞。

這時洞上面的人全笑起來，但他們安慰我說，這是不熟練，沒練習的緣故，鑽十幾次身

子軟活了就好了。

鑽進了橫洞，就看見了路人托引着燈，焦急的等我，我向他抱歉，他說這樣一個橫洞你就進不去，裏面的幾個翻口你更沒希望了，就在這裏打鋪睡吧！

這時我才想起我的被物，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橫洞的口上，他叫我照原姿勢退回去，用脚尖把被子 and 包袱勾進來。

當我試探了半天，才完成了任務的時候，他笑了說：「同志，你看敵人耍下來我拿一隻短槍在這裏等他（他說着從腰裏掏出手槍頂着我的頭）有跑嗎？」

我也滑稽的說「那就像胖老鼠進了細腰蛇的洞一樣，只有跑到蛇肚子裏的。」

這一夜，我就是這樣過去了，第二天上面叫我們吃飯，出來一看，已經紅日三竿了。

村 外

過了幾天，因為每天鑽，有時鑽三次四次，我也到底能够進到洞的腹地，雖然還是那樣潮濕氣悶，比較起在橫洞過夜的情境來，真可以說是別有洞天了。

和那個陪我下洞的游擊組員也熟識了，那才是一個可親愛的好青年，好農民，好同志。他叫三槐，才十九歲。

我就長期住在他家裏，他有一個寡母，父親也是敵人前年掃蕩時殺了的，游擊區的人們，不知道有多少比例數的人負擔着這種仇恨生活度日。他弟兄三個，大哥種地，有一個老婆，二哥幹合作社，跑敵區做買賣，也有一個老婆，他看來已經是一個職業的游擊組員，別的事幹不了多少了，正在年青，戰爭的事佔了他全部的心思，也不想成親。

我們倆就住在——一條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況緊了，我們倆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來，情況緩和就『守洞口睡』。他不叫我出門，吃飯他端進來，一同吃，他總是選擇最甜的有鍋疤的紅山藥叫我吃，他說：『別出門，也別叫生人和小孩子們進來。實在悶的時候我帶你出去溜溜去。』

有一天，我實在悶了，他說等天黑吧，天黑咱們玩去。等到天黑了，他叫我穿上他大哥一件破棉袍，帶我到村外去，那是大平原的村外，我們走在到菜園去的小道上，在水車旁邊談笑，他割了些韭菜，說帶回去吃餃子。

在洞裏悶了幾天，我看見曠野像看見了親人似的，我願意在鬆軟的土地上多來回跑幾

趙，我願意對着油綠的禾苗多呼吸幾下，我願意多看幾眼正在飄飄飛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見我這樣就說，「我們唱個歌吧，不怕。衝着燕趙的砲樓唱，不怕。」

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遠的燕趙的砲樓在烟霧裏的影子，我沒有唱。

守 翻 口

那天我們正吃早飯，聽見外面一聲亂，中隊長就跑進來說敵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飯碗一拋就抓起我的小包裏，他說：「還能跑出去嗎？」這時村長跑進來說：「來不及了，快下洞！」

我先下，三槐殿後，當我爬進橫洞已經聽見拋土填洞的聲音，知道情形是很緊的了。

爬到洞的腹地的時候，已經有三個婦女和兩個孩子坐在那裏，她們是從別的路來的，過了一會，三槐進來了，三個婦女同時歡喜的說：

「可好了，三槐來了。」

從這時，我才知道三槐是個守洞作戰的英雄。三槐告訴女人們不要怕，不要叫孩子們

哭，叫我和他把槍隻手榴彈帶到第一個翻口去把守。

爬到那裏，三槐叫我閃進一個偏洞，把手榴彈和子彈放在手邊，他就按着一把雪亮的板斧和手槍伏在地下，他說：

『這時候，短槍和斧子最頂事。』

不久，不知道從什麼方向傳過來一種細細的嚶嚶的聲音，他就說道：

『敵人已經過村東去了，游擊組在後面開了槍，看樣子不來了，可是你們不要出來。』

這聲音不知道是從地下發出來，還是從地上面發出來，像小說裏描寫的神仙的指引一樣，好像是從雲端上來的，又像是一種無綫電廣播，但我又看不見收音機。

三槐告訴我：——抽支烟吧，不要緊了，上回你沒來，那可危險哩。

半月前，敵人來清剿，這村住了一個營的治安軍，這些傢伙，成份很壞，全是漢奸汪精衛的人，和我們有仇，可凶狠哩。一清早就來了，裏面還有內綫哩，是我們村的一個壞傢伙，敵人來了，人們正鑽洞，他裝着叫敵人追趕的樣子，在這個洞口去鑽鑽，在那個洞口去鑽鑽，結果叫敵人發現了三個洞口。

最後也發現我們這個洞口，還是那個傢伙帶路，他又裝着蒜，一邊嚷道：『哎呀，敵人

追我！」就往裏面鑽，我一槍就把他打回去了。他媽的，這是什麼時候，就是我親爹親娘來破壞，我也得把他打回去。

他跑出去，就報告敵人說，裏面有八路軍，開槍了。不久，院子裏就開來很多治安軍，一個自稱是連長的在洞口大聲叫八路軍同志答話。

我就答話了：『有話你說吧，聽着哩。』

治安軍連長說：『同志，請你們出來吧。』

我說：『你進來吧，砲樓是你們的，洞是我們的。』

治安軍連長說：『我們已經發現洞口，等到像倒老鼠一樣，把你們掘出來，那可不好看。』

我說：『誰要不怕死，誰就掘吧。我們的手榴彈全拉出弦來等着哩。』

治安軍連長說：『喂，同志，你們是那部份。』

我說：『十七團。』

（這時候三槐就要和我說關於十七團的威望的事，我說我全知道，那是我們冀中的子弟兵，使敵人聞名喪胆的好兵團，是我們家鄉的光榮子弟。）

治安軍連長說：「同志，我們是奉命令來的，沒有結果也不好回去交待，這樣好不好，你們交出幾支槍來吧。」

我說：「八路軍不交槍，你們交給我們幾支吧，回去就說叫我們打回去了，你們的長官就不怪罪你們。」

治安軍連長說：「交幾支破槍也行，兩個手榴彈也行。」

我說：「你胡說八道，死也不交槍，這是八路軍的傳統，我們不能破壞傳統。」

治安軍連長說：「你不要出口傷人，你是什麼幹部？」

我說：「我是指導員。」

治安軍連長說：「看你的政治，不信。」

我說：「你愛他媽的信不信。」

這一罵，那小子惱了，他命令人掘洞口，有十幾把鐵錘掘起來，我退了一個翻口，在第一個翻口上留了一個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鬼崽子們一下，他們才不敢往裏掘了。那個連長又回來說：「我看你們能跑到那裏去？我們不走。」

我說：「咱們往南在行唐境里見，往北在定縣境里見吧。」

大概他們聽了沒有希望，天也黑了，就撤走了。

那天，就像今天一樣，有我一個堂哥給我幫手，整整支持了一天功夫哩。敵人還這樣引誘我，你們八路軍是愛護老百姓的，你們不出來，我們就要殺老百姓的房子，你們忍心嗎？

我能上這一個洋當？我說：『你們不是治安軍嗎，治安軍就這樣對待老百姓嗎？你們忍心嗎？』

最後三槐說：我們什麼當也不能上，一上當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天鑽在洞裏的女孩子有一百多個，聽見敵人掘洞口，就全聚到這個地方來了，裏面有我的母親，嫂子大娘們，有嫂子姪兒們，她們抖擻着對我講：三槐，好好把着洞口，不要叫鬼子進來，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姪兒們的命全交給你。

我聽到這話，眼裏出了汗，我說：『你們回去坐着吧，他們進不來。』那時候在我心裏，只要有我在，他狗日的們進不來，就是我死了，他狗日的們還是進不來。我一點也不害怕。我說話的聲音一點也不抖，那天嘴也靈活好使了。

人民的生活情緒

有一天早晨，我醒來，天已不早了，對間三槐的母親已經嗡嗡的紡起線來。這時進來一個少婦在洞口喊：『彩綾，彩綾，出來吧，要去推碾子哩。』

她叫了半天，裏面才答應了一聲，通過那彎彎長長的洞，還是那樣嬌嫩的聲音『來了。』接着從洞口露出一頂白氈帽，但下面是一張俊秀的少女的臉，花格條布的上衣，跳出來時，脚下却是一雙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來，扔在一邊，就露出淺藍色的時樣的鞋來，隨手又把破氈帽也摘下來，抖一抖墨黑柔軟的長頭髮，站起來，和她嫂子爭辯着去了。

她嫂子說：『人家喊了這麼半天，你醒了嗎？』

她說：『人家睡着了麼？』

嫂子說：『天早亮了，你在裏面沒聽見晨鷄叫嗎？』

她說：『你叫還聽不見，晨鷄叫就聽見了？』姑嫂兩個說笑着走遠了。

我想起這就是游擊區人民生活的情緒，這個少女是在生死交關的時候也還顯到在頭上罩上一個男人的氈帽，在腳上套上一雙男人的棉鞋，來保持身體服裝的整潔。

我見過當敵人來了，女人們驚惶的樣子，她們像受驚的鳥兒一樣向天空突飛。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說：『敵人來了能下洞就下洞，來不及就得飛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來跑到地裏去。』

我見過女人這樣奔跑，那和任何的賽跑不同，在她們的心裏可以叫前面的，後面的，四面八方的敵人的槍彈射死，但她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敵人的包圍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當我們逃到遠遠的一個沙灘後面，或小叢林裏，看着敵人過去了，於是倚在樹上，用衣襟擦去臉上的汗，頭髮上的塵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羣結隊歡天喜地的說笑着回來了。

一到家裏，大家像沒有剛才那一場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樣，大家又生活得那樣活潑愉快，充滿希望，該拿針線的拿起針線來，織布的重新踏上機板，紡線的搖動起紡車。

而跑到地裏去的男人們就順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飯。

在他們，沒有人談論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慶幸沒死，他們是：死就是死了，沒死就是

活着，活着就是要歡樂的。

假如要研究這種心理，就是他們看的很單純，而且勝利的信心最堅定，因為接近敵人，他們更把勝利想的最近，知道我們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勝利，最好是在今天，在這一個月裏，或者就在今年，掃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慘痛苦的痕跡，立刻就改變成一個歡樂的新天地。所以勝利在他們眼裏距離最近，而那果實也最顯明最大。也因為離敵人最近，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敵人剝奪埋葬了，但六七年來共產黨和人民又從敵人手中奪回來，努力創造了新的生活，因而就更珍愛這個新的生活，對他的長成也就寄託更大的希望。對於共產黨的每個號召，領導者的每張文告，也就堅信不移，鼓舞興奮地去工作着。

由勝利心理所鼓舞，他們的生活情緒，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是這樣。村裏有一個老泥水匠，每天研究掘洞的辦法，他用羅盤、水平器，和他的技術、天才和熱情來幫助各村改造洞。一個盲目的從前是算卦的老人，編了許多『勸人方』，勸告大家堅持抗戰，他有一首四字歌叫『十大件』，是說在游擊區的作人道德的。有一首『地道歌』確像一篇住洞須知，真是家傳戶曉。

最後那一天，我要告別走了，村長和中隊長領了全村的男女幹部到三槐家裏給我送行，

游擊區老百姓對於抗日幹部的熱情是無法描寫的，他們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結為兄弟才滿意。

僅僅一個星期，而我坦白的說，並沒有能接觸廣大的實際，我有好幾天住在洞裏，很少出大門，談話的也大半是幹部。

但是我感觸了上面記的那些，雖然很少，很簡單，想來，僅僅是平原游擊區人民生活的一次脈搏的跳動而已。

我感覺到了這脈搏，因此，當我鑽在洞裏的時間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時間也好，在菜園裏夜晚散步的時間也好，我覺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舖的翠綠的田野裏，有着偉大、尖銳、光耀、戰事的震動和聲音，晝夜不息。生活在這裏是這樣充實和有意義，生活的經緯和緯線，是那樣複雜堅韌。生活由戰爭和大生產運動結合，生活由民主建設和戰鬥熱情結合，生活像一匹由堅強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織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個整年的歷史了。

並且在前進的時候，周圍有不少內奸特務，受敵人、漢奸、獨裁者的指揮，破壞人民創造出來的事業，亂放冷箭，使像給我們帶路的村長感到所負責任的沉重和艱難了，這些事情

更促進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有人願意充實生活，到他們那裏去吧。

回來的路上

回來的路上我們人多了，男男女女有十幾個人，老李派大車送我們，女同志坐在車上，我們跟在後面。我們沒有從原路回去，路過九區。

夜裏我們到了一個村莊，這個村莊今天早晨被五個據點的敵人包圍，還抓走了兩個幹部，村裏是非常驚慌不定的。

帶路的人領我們到一所空敞的宅院去，他說這是村長的家，打門叫村長，要換一個帶路的。

他低聲柔和的叫喚，原來裏面有些動靜，現在却變得鴉雀無聲了，原來有燈光現在也熄滅了，我們叫女同志去叫：

『村長，開門來吧！我們是八路軍，自己的人不要害怕。』過了很久才有一個女人開門出來，她望了望我們說：『我們不是村長，我們去年是村長，我家裏的男人也逃在外面去

了，不信你們進去看看。』

我猜想看也是白看，男的一定躲藏了，而且在這樣深更半夜也沒法對這些驚弓之鳥解釋，但是我們的女同志還是同她說。她也很能說，那些話叫人聽來是：這些人是八路軍就能諒解她，是敵人偽裝也無隙可擊。

結果還是我們女同志拿出各種證明給她看，講給她聽，她才相信而且熱情的將我們的女同志拉到她家裏去了

不久她的丈夫陪着我們的女同志出來，親自給我們帶路，在路上他給我說，這兩天村裏出了這樣一件事：——

連着兩天夜裏，都有穿着八路軍綠色新軍裝的人到年輕女人家去亂摸，他臉上包着布，關的全村不安，女人看見一個黑影也怪叫起來，大家都驚疑不定，說着對八路軍不滿的話。但是附近村莊又沒有駐着八路軍，也沒有過路軍隊住在村裏，這些不規矩的八路軍是那兒來的呢？

前天晚上就鬧出這樣事來了。村婦救會縫洗組長的丈夫半夜回到家裏，看見一個男人正壓在他的女人身上，他吶喊一聲，那個男人赤身逃走，他下死手打他的女人，女人也哭叫起

來：

『你個賊啊！你殺人的賊啊，你行的好事，你穿着那綠皮出去了，這村裏就你一個人有這樣裝裏啊，我睡的迷迷糊糊，我認定是你回來了，這你能怨我呀，你能怨我呀，我可是站的正走的穩的好人呀，天啊，這是你行的好事啊！……』

這樣四鄰八家全聽的清清楚楚，人們才明白了。前幾天區裏交來的幾套軍裝，說是上級等着用，叫縫一下扣子，我就交給縫洗組長了。她的丈夫是個壞傢伙，不知道和什麼人勾結，儘想法破壞我們的工作，這次想出這樣的辦法來破壞我們的名譽，誰知道竟學了三國孫權，賠了夫人又折兵，他自己也不敢聲張了。

他不聲張我可不敢鬆。我照實報告了區裏，我說他每天夜裏穿着八路軍底軍服去摸女人，破壞我們子弟兵的威信，區裏把他傳去了。至於另外那一個，是他的同伙，倒了戈回來搞了朋友的女人，不過我不管他們的臭事，也把他送到區裏了。

同志你看村裏的事多麼複雜，多麼難辦？壞人心術多麼毒？

他們和敵人也有勾結，我們頭一天把他們送到區裏，第二天五個據點的敵人就包圍了我們的村莊，還捉去了兩個幹部。

難……

同志，要不是你們到了，連門也不敢開啊，這要請你們原諒，好在大家都了解我的困難……

送過了封鎖溝牆，這路我們已經熟悉，就請他回去了。第二天我們到了縣裏，屈指一算，這次去游擊區連來帶去，整整一個星期。

村 落 戰

是個陰天，刮着點西北風，天發亮，敵人兩輛鐵甲汽車，裝着五十多個鬼子，配合着二十匹馬隊，路過閻家集，向五柳莊方面進攻。

汽車走的很慢，活像鄉下的老牛破車，馬隊不得不緊緊提着韁繩，不然馬就跑過汽車去了。這一來是道兒不好走，坑坑凹凹，二來是怕地雷。走的雖然很慢，威風却盡量施展，汽車一路鳴鳴亂叫，離五柳莊還有二里地，汽車就停住，馬匹散開，鬼子下車，伏在兩旁溝裏，向村裏開砲。村裏沒有動靜，堤坡上的柳樹正在迎風搖擺。

鬼子從新上車上馬，望着村裏走，村裏真是一點動靜也沒有，街口也沒有一個人，這時鬼子的馬隊像飛一樣，向村南村北包剿下去，汽車還是一步一步往街裏開，鬼子們緊緊貼着

車廂端着槍望着前面，這時已經走到大街間，街道窄了，兩旁全是大戶人家的高房，牆垛口，臨街更樓。汽車一路走着，嗚嗚的叫，兩邊的高牆，就發出嗚嗚的回聲。看看快到了十字街口，忽然從路北一家梢門裏拐出一輛牛車，那匹老黃牛，拉着多半車爛磚頭，一看見汽車過來，它就橫在街上不動了。前頭一輛汽車站住，三個鬼子往下跳，剛剛跨到車皮上，就看見一個小小的黑東西從天空飛下來，像燕子掠水一樣，撲到車廂裏去——『轟！』

汽車跳了三尺來高，跨在車皮上的三個鬼子翻到外面去了。車廂裏就全部開了花。這時從兩邊高房的更樓上，手榴彈接二連三摔下來，機關槍向後面那輛汽車射擊，那輛汽車拚命往後退，退，退。鬼子們從車上跳下來往回跑，一個到村外，就伏在堤坡後面去了。

鬼子從新佈置着向村裏開炮，馬隊配合着向村裏開槍，可是村裏又沒有一點動靜了。

連長柳英華就站在街當中路南高升店房上。身邊有兩個通訊員，一班戰士，一挺輕機槍，一個頭髮黑黑的，穿一件乾淨利落的黑色短夾襖的孩子正爬在垛口上，往下看炸毀了的汽車和一地的死鬼，那是小星兒。英華告訴通訊員，去通知村裏的游擊組，找空子往外撤，去打馬隊的屁股，他又對小星說：

『小星，你也和他們撤出去吧，過一會情況要緊急。』

小星回過頭來說：

『我不去，我和你在一塊吧，我道路熟。』

通訊員房跳房的告訴了游擊組長新月，新月打一聲呼哨，兩邊房上的游擊組就跟他跳下房來，在下面院子裏集合好，提着槍，衝到街上，新月提着盒子槍走在前面，貼着牆根往西走，路過那壞了汽車的地方，新月招呼着人們，檢起一些武器，往南一拐，從一條小胡同走了。

高升店是五柳莊街上最高的房子，在上面可以控制村子的東西兩面，英華伏在一個垛口後面，不久就看見又有三輛汽車從閻家集那邊開過來，埋伏在閻家集村邊的我們的隊伍，向汽車開了槍，汽車沒命的衝過來，奔着五柳莊，在那破壞過的汽車路上，一頭一竄的跑，這三輛比剛才那兩輛開的快多了，先頭的給它們踏好了道，沒有地雷放心走吧。

可是一到村邊，『轟』的一聲，前頭一輛像受驚的馬一樣，打了個立樁，車上的鬼子全飛了出來，跌到三丈開外才落地，後面兩輛一時停不住，闖上去，這樣一來三輛汽車就成了三個弓腰橋一樣。車上的鬼子像擲骰子一樣在車廂裏亂碰亂撞起來。

英華看見汽車炸翻，倒吃了一驚，他納悶：是誰這樣手快去埋上雷？

小星說：

『一準是青元，別人手有這樣快，也沒有這個胆量。』

村外敵人的炮火很猛，好像已經發現這座高房是目標了。英華叫把機槍往兩邊轉移一下，離開那小小的更樓，又叫小星監視着南北兩個街口。

砲彈不斷在高房周圍落，炸塌了幾間房，敵人幾次想從東街口衝進來，我們的機槍就安在垛口縫裏，敵人不衝不掃，再衝再掃，有五個敵人順着牆根爬過來，英華用盒子槍瞄着打死了兩個，剩下的三個又跑回去了。

英華對戰士們說：

『敵人是來報復的，不管他火力怎樣猛，我們不能讓他們進村。敵人一進來要狠狠燒殺，我們昨天的勝利就完了！』

說話間，敵人一砲瞄準這座小小更樓，小更樓整個栽到街上去了。

天陰慘慘的，時間是快晌午了，小星不知什麼時候到下面去拿上一些餅來，扔到機槍手和戰士們的身邊，英華說：

『快爬到那邊去，不要動。』

槍砲一直響着。小星說：

『英華哥，剛才下去，洞裏的嫂子大娘們叫我告訴你，英華哥，怎麼也不要讓敵人衝進街裏來，她們說：這些大人小孩的命全交給你！』

一個通訊員爬過來，英華說：

『你想法衝出去，給二排長送命令，叫他解決了閻家集砲樓，就趕緊進攻縣城北關，你從南街口出去，那裏有一個小交通壕。』

小星趕緊說：

『不行了，敵人已經把南街口堵住。』他從地上站起來：『英華哥，我去送這個命令。我從這裏下去，那西房後面有條小夾道，裏面就是地道口，我可以鑽到村外去，敵人看不見。』

一個砲彈飛過來，打翻兩個壕口，英華說：『好。還是叫通訊員跟你去，你下去就告訴洞裏的人，說敵人進不來，叫她們安安生生在洞裏，不要慌張。』

小星答應了一聲，像一隻小猴子一樣，從高房跳到低房，又從牆角上溜下去，通訊員跟在後面。下去就是一條窄口的夾道，兩邊黃泥土牆，地下全是爛柴敗葉，小星側着身進去，

走到中間，看了看，就背過身子，輕輕在牆上一盪，就不見了。通訊員一看那牆還是一色黃泥土牆，連一個紋絲也沒有，吃了一驚，趕緊叫：

『小星同志！』

小星在牆裏面說：

『不要嚷麼！你也背過身子來在牆上靠一下，可要輕輕地。』通訊員靠了一下，只覺得身不由主地隨着進去了，裏面是伸手不見掌黑屋子，通訊員站腳不穩就栽了一交，小星趕快把他扶住說：

『不要冒冒失失的麼！』

然後小星跳進一個洞裏，不知道是和那裏的人說話，只聽他說：

『三大娘！』

也不知道從那裏來了一個囁囁的聲音：

『怎麼咧，小星？敵人進村了嗎？』這聲音像是從地裏來的，又像是從天空來的，像是神仙的指引，又像是電台上的無線電收音，只聽小星又說：

『沒有。鬼子一輩子也進不來，英華哥說等不到天黑就把他們打退了，叫你們不要怕。』

那個蚊子一樣飛來的聲音就念了一聲：

「阿彌陀佛！」

這時，小星才對通訊員說：

「下來吧！彎腰往左拐！」

通訊員費了很大力氣，才鑽到洞裏，摸了半天，才摸到左邊那個道上，等他摸着小星的衣服了，他喘着氣說：

「小星同志！走慢點，我跟不上，失了方向可就壞了。」

小星在前面貓腰走着，那孩子活像一條歡跳的小蛇一樣，走的很快，通訊員使勁彎着身子，走了幾步，已經滿頭大汗，只得叫道：

「小星同志！我跟不上，我帶着槍不好走哩！」

小星說：

「這樣吧，你把槍遞過來，我拉着走吧，你走的這樣慢，天黑也出不去。」

這樣，小星像拉算卦的瞎子一樣拉着通訊員。

小星心裏有些埋怨英華，爲什麼非叫他跟來，不然，這個時候，他快把命令送到了。

小星硬拉着通訊員往前走，左拐右拐，後來道路寬敞些了，通訊員也走的快些了。忽然他們聽見槍砲就在他們頭頂上響，後來好像有幾個人在他們頭頂上跑過去了。小星小聲說：

「同志，不要講話了，已經到了村外。」

又走了一會，小星把槍放下，蹲了身子，咕通咕通的像拆房子一樣，立刻就有一綫光亮照到洞裏來。小星說：

「好，可以出去了！你小心些，下面是井！」

小星先鑽出去，兩手扣着井框，兩隻腳叉開，看磚縫上上去了，通訊員也鑽出來，把槍背在肩上，照樣攀登上去，他往下一看，是一個濃綠清涼，不知有多麼樣深的一口水井，水平如鏡，照見他和小星渾身泥土，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已是滿身大汗。

小星探頭在井口四面一望爬出去，通訊員也爬出來，已經是村南一里地的野外，這時莊稼全收割了，沒有割的也因為風吹雨打撲倒在地上。天還是陰着，敵人的砲火像刮風一樣往村裏打，整間五柳莊上面的天空，叫烟、土、烏雲罩住了。

在村裏在房頂上也不覺怎樣，現在回頭一看，小星才覺得英華他們危險，忍不住向通訊員說：

『你看英華哥能抵擋得住嗎？』

通訊員說：

『我們柳連長最重視政治影響，他既是那麼說，就是剩下他一個人，守着那挺機關槍，鬼子也掉不了猴！』

他們就聽見從街裏，發出一陣機槍聲，聽來是那樣急，那樣狠，掃開雲霧、烟塵，向正南方向射擊，小星看見南街口的鬼子一陣亂，他判斷一下方向，說：

『鬼子想從南街口進去，好，英華哥也轉到高升店的正房上去了，那裏正對南街口，他們怎樣跳過去的呀？』

小星和通訊員在地裏半爬半走往東南方向跑去，在一條小交通溝裏，碰見他村裏一個游擊組員叫秋河的，做着懷跑過來，小星一見就說：

『你還不去打仗，瞎跑什麼？』

秋河說：

『你看見我瞎跑來？我去集合人來着，五毛營，趙家莊，閻家集的游擊組全開來了。我們包圍着敵人打。』

小星說：

『這就好了，我也是去送命令，叫二排長攻城，你告訴新月哥，叫他們好興打吧！』

小星把命令送到二排長那裏的時候，二排已經把閭家集的砲樓解決，接到命令，跑步去奔襲城關。天已快黑了，五柳莊村外的敵人，無心戀戰，就用那剩下的兩輛汽車載着鬼子往城裏退，一路上，我們的地雷槍砲一齊響，打的鬼子三步一停，兩步一歇，桑木大隊長着了急，從汽車上蹦下來，騎上一匹白色洋馬，往野地裏竄了。

工會主任青元這一天埋好很多地雷，正伏在汽車旁邊一條橫溝裏休息，桑木的馬，跑到溝邊，馬原是驚了的，桑木一看前面是溝，用皮鞋下死勁一踢馬肚子，那馬把頭一抬，前腿一曲就跳過去，青元順手一槍，正打中馬肚子，那馬痛得難忍，渾身一抖，就直立的立了起來，桑木騎不住，閃了下來。完全掉下來也好，但却是一隻腳掛在轡裏，那洋馬沒命的奔向城裏跑去，桑木頭朝下，兩隻手在地上亂抓，一路上盡是豆稭楂高粱地，擦的他頭破血流。……

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鎮去，把信揣在懷裏脫了鞋，捲起褲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蘆葦裏穿過，蘆葦正好一人多高，還沒有秀穗，我用兩手撥開一條小道，腳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邊，撥開蘆葦向水淀裏一望，太陽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個船影兒也沒有。我吹起暗號，吹過之後，兩邊蘆葦裏就嘩啦啦響着，鑽出一隻游擊小艇來，撐船的還是那個愛說愛笑的老頭兒，他一見是我，忙把船靠攏了岸，我跳上去，他說：

『今天早啊。』

我說：『道遠。』

他用竹篙用力一頂，小艇箭出絃一般，竄到淀裏。外面是沒有一隻船，只有我們這隻小艇，像大海上海面一片竹葉，目標很小。就又拉起閒話來。

老頭兒愛交朋友，幹抗日的話兒很有癮，充滿勝利情緒，他好打比方，證明我們一定勝利，他常說：

『別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這些小事，前幾年是怎樣，這二年又是怎麼樣啊！』

過去，他是放魚鷹捉魚的，他只養了兩隻鷹，和他那個乾瘦得像柴火棍一樣的兒子，每天從早到晚在淀裏捉魚。剛一聽這個職業，好像很有趣，叫他一說却是很苦的事，那風吹雨洒不用說了，每天從早到晚在那船上號叫，敲打魚鷹下船就是一種苦事，而且父子兩個是全憑那兩隻鷹來養活的，那是心愛的東西，可是爲了多打魚多賣錢，就得用一片尖利的竹片卡在魚鷹的嗓子裏，使它吞不下四兩以上的大魚去，這更是使人心酸又沒有辦法的事。老頭兒是最心痛那兩隻鷹的，他說，別人就是拿二十隻也換不了去，他說：

『那一對鷹才合作哩，只要一個在水裏一露頭，叫一聲，在船上的一個，立刻就跳進水裏，幫他一手，兩個人抬出一條大魚來。』

老頭兒說，這兩隻鷹，每年要給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進攻水淀，在淀裏搶走了兩

隻魚膽，帶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燒吃了，兒子去參加了水上游擊隊，老頭兒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員。

老頭兒樂觀，好說話，可是總好扯到他那隻鷹上，這在老年人，也難怪他，這一天，又扯到這上面，他說：

『要是這二年就好了，要在這個時候，我那兩隻水鷹一定鑽到水裏逃走了，不會叫他們捉活的去。』

可是這一回他一扯就扯到鷄上去，他說：

『你知道前幾年，鬼子進村，常常在半夜裏，人也不知起牀，鷄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殺了吃了。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裏睡覺，鷄也不在窠裏宿。有一天，在我們鎮上，鬼子一清早就進村了，一個人也不見，一隻鷄也不見，鬼子和偽軍們在街上，東門門西門門，一點食也找不到，後來有一個鬼子在一株槐樹上發見一隻大紅公鷄，他高興極了，就舉槍瞄準，公鷄見他一舉槍，就哇的一聲飛起來，跳牆過院，一直飛到那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葦垛場裏，那隻鷄就鑽進了一個大葦垛場裏。』

沒到過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葦垛有多麼大，有多麼高，一到秋後霜降，幾百頃的葦葦收

割了，捆成捆，用船運到碼頭旁邊的大場上，垛起來，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樓房一樣，白茫茫一片。這些葦葦在以前運到南方北方，全國的涼棚上的，炕上的，包裹貨物的蓆子，都是這裏出產的。

老頭兒說：『那公鷄一跳進葦葦裏，那鬼子也跟上去，蹣登上去。他忽然跳下來，大聲叫着，笑着，往裏跑，一時他的伙伴們從街上跑過來，問他什麼事，他叫着，笑着，說他追鷄，追到一個葦葦裏，上去一看，裏面藏着一個女的，長的很美麗，衣服是紅色的。——這樣鬼子們就高興了，他們想這個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個鬼子餓了半夜找不到個人，找不到東西吃，早就氣壞了。他們正要撒撒氣，現在又找到了這樣一個好欺侮的對象，他們向前躍進，又嚷又笑，跑到那個葦葦跟前，追鷄的那個鬼子先爬了上去，剛爬到葦葦頂上，剛要直起身來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來，鬼子仰面朝天從三丈高的葦葦上摔下來，別的鬼子還以為他失了腳，上前去救護他，這個時候，那姑娘從葦葦裏鑽出來，咬緊牙向下面投了一個頭號手榴彈，火光起處，炸死了三個鬼子。人們看見那姑娘直立的立在葦葦上，她才十六七歲，穿一件褪色的紅布褂，長頭髮上掛着很多蘆花。』

我問：

『那個追雞的鬼子炸死了沒有？』

老頭兒說：

『手榴彈就摔在他的頭頂上，他還不死？剩下來沒有死的兩三個鬼子爬起來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開來了，他們沖着葦垛架起了機關槍，掃射，掃射，葦垛着了火，一個連一個，漫天的濃煙，漫天的大火，燒起來了。火從早晨一直燒到天黑，照得遠近十幾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從水面上遠遠望過去，同口鎮的碼頭就在前面，廣場上已經看不見一堆葦垛，風在那裏吹起來，捲着柴灰，淒涼的很。我想，這樣大火，那姑娘一定犧牲了。

老頭兒又扯到那隻鷄上，他說：

『你看怪不怪，那樣大火，那隻大公鷄一看勢頭不好，它從葦子裏鑽出來，三飛兩飛就飛到遠處的葦地裏去了。』

我追問：

『那麼那個姑娘呢，她死了嗎？』

老人說：

「她更沒事，她們有三個女人躲在葦垛裏，三個鬼子往回跑的時候，她們就從上面跳下來，穿過葦垛向淀裏去了。到門口，你願意認識認識她，我可以給你介紹，她會說的更仔細，我老了，舌頭不靈了。」

最後老頭說：

「同志，咱這裏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願死了的。可是以前沒有經驗，前幾年有了多少年輕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可是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說，假如是在這二年，我那兩隻水磨也不會叫鬼崽子們捉了活的去！」

山裏的春天

這天，從家鄉來了一個人，談了半天家裏的事，我很快樂。我很惦記家裏的生活問題，他來一說，一切很好。我高興的要請他吃飯，跑着各家去買雞蛋，走到一個人家，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坐在炕沿上，苦澀着臉，在她懷裏靠着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子。我說：

『老鄉，有雞蛋啊，賣給咱幾個？』

她立時很生氣的喊叫起來！

『沒有！還有什麼雞蛋？』

我說：

『我是問一問你，沒有就算了麼！』

她還是哭喪着臉不答理，我走出來，心裏想這才沒的事哩，忽然她把我叫回來說：

『桌子上那小罐裏有兩個雞蛋，是留來給小妮煮着吃的，你拿去吧。』

我一看她忽然又變的這樣，莫明其妙，又一想，我說：

『給孩子吃的，放着吧，我到別人家去買吧。』

我走了出來，吃過午飯，送走客人，村長來找我，說是叫我去給一家抗屬翻沙，傢具他也拿來了，就帶我走，我兩個走到村東，過了河灘，到了一塊方方的堆着石沙的地裏，村長說：

『就是這塊地，男人到咱們隊伍上去了，這塊地去年叫水冲了，你給她把這沙子挑到四邊去好種玉菱子，辛苦你了，回頭我叫她給你送水來。』

說完，村長笑一笑走了，我把軍裝上衣脫下，同皮帶手槍掛在地邊的一棵小棗樹上。這時已是暮春三月，棗樹快要長葉兒，河灘上的一排大楊樹，葉子已經有銅錢大了，黃油油的綠。

我開始把沙子翻起來，然後鏟到筐裏，挑到地邊，堆成土墩，叫夏天的水冲不到地裏來。

今天工作很高興，一大担沙土挑起來，也覺得輕鬆，我想山裏的土質壤，還費這麼大勁，我家裏那三畝菜園，出產多麼大啊，够他娘兒兩個吃的了。

起晌的時候，我看見遠遠的走來一個婦女，左手拉着一個小孩，右手提着一把水壺，我想是地的主家給我送水來了，走近一看，原來就是上午爲買雞蛋和我吵嘴的那女人，她一見是我，臉上有點下不來，後來才說：

『原來求的是你啊！』

我說：

『原來是你的地啊！』

她把水壺放下，對我說：

『同志，休息一下吧。我和你談談。』

我說：

『說什麼呀？』

她說：

『上午，你趕的不巧，我正生氣，你看人家有人的，有的種地了，咱這地還沒起沙子，

前半天，我提着孩子來看這個地這樣費勁，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怎麼會種上，就生起氣來，正在心裏罵我們當家的，撒下大人孩子不管，你就來了，我那時一看見你們這當兵的就火了。」

我說：

『我們當兵的可沒得罪你呀。』

她說：

『你沒得罪我，我是恨我們那個當兵的。』

我問：

『他走的時候沒告訴你？』

她狠狠地說：

『人家會告訴咱，頭一天晚上，人家說去報個名，一去就沒回家，第二天，我到區裏去給人家送衣服鞋襪，人家還躲着不見哩。』

我一聽她這樣說，想起自己從軍的事笑了。那一年，我們全村的青抗先說到村外開會，排上隊就去參加了學兵營，家裏人聽見急了，母親們說：『你們再到家裏睡一夜再走，沒人

拉你們啊！」可是我們誰也不聽，頭也不回跑了。第二天，媳婦們也湊了一隊，仗着胆子，給我們送衣服，我們藏起來，叫她們放下回去。她們說：「只是見一下，誰拖你們的尾巴哩」。可是我們死也不見。

我喝了幾口水，就又開始翻沙，在挑的時候，女人已經拿起鐵鏟，替我裝筐，她看我能挑那麼重的東西，她問：

『你在家裏也種地？』

我說：

『種地，我有三畝菜園子。』

她又問：

『家裏有大人孩子嗎？』

我說：

『有，一個老婆，一個女孩子，今年六歲了。』

她驚異的看了看我，又嘆了一口氣說：

『都是這樣的嗎？你就不忘記你的大人孩子，她們在家裏不罵你呀！』

我說：

『她不罵我，今天才從我們家鄉來了人，她還捎口信給我，說好好抗日，不要想家，你抗日有了成績，我和孩子在家裏也光榮，出門進門，人家都尊敬。』

我說到這裏那女人臉紅了一下，她說：

『呀，你家裏的進步！』

我說：

『我們那裏有敵人，村邊就是砲樓，她們痛苦極了，她恨敵人，就願意我在外面好好抗日工作。』

女人說：

『有人給她種地嗎？』

我說：

『家鄉來的人說：一到春天，不用她說話，就有人給他種上了，一到該鋤苗的時候，不用她說話，就有人給她鋤去了；秋天，她的糧食比起別人，早打到屯裏。我在家的時候，是我一個人種地，忙的不行，現在是有好多人給她耕種。我們八路軍的弟兄，比親弟兄還親，

他們在那裏駐防，打敵人，知道我不在家，就會替我去種上地，照顧我的大人孩子。和我在家一樣。」

這時候，這女人才真正睜開眼笑了，她說：

『剛才我最覺得辛苦你，自己不落意，這樣一說，你和我們當家的是一家人，他要住在你們村裏，也準得給你家裏去幫忙吧？』

我說：

『一定，我們八路軍就是這樣一個天南海北的大家庭。你明白這個道理，你就不用惦記他，他也就不再惦記你們了。』

這時候，女孩子跑到那小樹下面，伸手去够那槍，又回過頭來望望我，望望她母親。我放下担子過去，哄着她穿上我那軍裝上衣，繫上皮帶，把槍放在她那小手裏，那孩子就像一個小戰士一樣，緊緊的閉着小嘴。對面的母親，響亮的笑了。

麥 收

三九年，冀中解放區小麥黃梢的時候。

東房涼還有一尺來寬，天氣就熱上來了，毒辣辣的熱，可是人們並不嫌，知道這是收割麥子的好天氣。

禿大娘做好飯，端到大門過道裏，放在一張小白木桌上，小桌旁邊，放上兩個麥秸編的蒲墩，自己却坐在那塊捶布用的青石板上，等候二梅和她爺回來。

二梅還沒有進門就尖着聲喊：

『奶奶，飯熟了沒有？』

奶奶站起來笑着說：

『熟了！有功的回來了。』

二梅和爺爺把攢回來的麥個放在院裏，一邊擦着汗，坐在蒲墩上。她望一望飯碗，把小

嘴一撇說：

『又是秫麵餅！』

奶奶說：

『折死你！秫麵餅還不好，你要吃什麼？忘記那二年吃糠嚙菜的日子了。』

『我想吃白餅。』二梅撒嬌說。

爺爺指着院裏的麥個說：

『後半天就叫你奶奶去打，先在碾子上推一點，吃一頓。』

二梅紅着臉說：

『不，奶奶，我是說着玩哩。』

奶奶也看着自己的孫女兒笑了，是個好孩子，才多麼大了呀，已經是村裏的青婦部長。

風吹進來，烏黑的頭髮往後面飄，孩子的臉多麼豐滿好看呀，這是奶奶從小一口水一口飯喂養大的啊！

急急忙忙吃了兩個餅，二梅就站起來，跑到院裏拿了一把鐵鏟，就往外走。

奶奶問：

『這是又幹什麼去？』

二梅說：

『集合人去破路麼，保護麥收。』

奶奶說：

『這麼熱天，歇了晌再去！』

二梅說：

『歇了晌，鬼子要不歇晌就來了呢？』

說着就往外跑，奶奶死命往回叫她：

『二梅！你回來給我好好的再吃一個餅！』

爺爺說：

『你叫她去吧！』

爺爺又向着外面喊：

「二梅，你要破不好路，叫鬼子搶走了我的麥子，你就別想吃白餅了！」

「好呀！」二梅拉着長聲答應。

二梅把鐵錘扛在肩上，手裏拿着一根高梁桿，一到街上，就掏出笛子吹起來：

「唧，唧，唧唧唧！」

轉過孫玉琴家的黑大門，孫玉琴的婆婆正歪在過道裏看着孩子打盹，孩子光着屁股在她身邊滾爬，二梅用力吹了一聲笛子，老婆子睜開眼說：

「呦，部長，集合了嗎，太熱吧？」說着就抓起孩子往家裏走。一邊說：「快回家去吃奶奶，你娘就要去破路了，要等老半天哩！」

二梅在街上來回的吹着笛子。青年婦女們一個一個從自家大門裏走出來。這不知道是什麼風俗，冀中的婦女們，只要一出大門，只要是成羣結隊，也不管是去開會，去上學，去破路或是割電綫，一個個打扮的全像走禮串親一樣。

一個個全換上新衣服，臉洗得乾淨，頭髮梳得平整，頭上蒙了一塊新毛巾，又可以遮太陽，又可以擋風。

她們站在那新刷寫上雙十綱領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樹陰涼裏。她們簡直是擠在一塊，手裏的鏽鎗，碰的叮噠叮噠響，還夾着那清脆的說笑。

『俺剛說歇歇，就吹笛！』一個穿漂白小褂的說，她叫張秀玲。

『歇歇，鬼子來了燒了你的兔子窩，你歇個屁，啊，你還穿着襪子，多封建！』

『該死！』她罵着，却轉過頭來開別人的玩笑：『歡迎啊，歡迎孫玉琴來的晚啦！』

晚來的有些臉紅，三步兩步跑到羣裏來：

『她奶奶剛把孩子拖到家，吃了兩嘴就來了。爲什麼人家……？誰像你那麼利落乾淨！』說着把抗着的鐵鏟往地上狠命一頓，站住。

二梅站在太陽地裏，催着人們站隊，臉上已經流着汗。這是她新從學校裏先生學來的規矩。先生說：站隊的時候，叫隊伍站在陰涼裏，你站在太陽地裏。

隊伍站的整整齊齊，風吹動樹枝篩下陽光來，在她們的頭上衣服上游動，染成各色各樣的花。

二梅站在隊前講話的時候，說笑也停下來了。就是有幾個想笑的，一看見她那繃得緊緊的臉，也就趕緊用牙齒咬住了嘴唇。這小姑娘可以在家裏撒嬌，担負起工作的時候，却非常

嚴厲，她問：

『你們看那傢伙幹什麼去呀？』

『挖溝！』一齊大聲的回答。

『對了。駐在咱村的隊伍和青抗先，今天下午去打擊敵人，這是爲的保護咱的麥子。我們也不能落後，我們把接村路挖通！』

接着是小組和小組競賽。隊伍出發了，二梅走在前面。一出村堤口，就是無邊的小麥地，一片金黃，中間也摻雜着幾片淺綠；風吹過來，小麥一齊低下頭，風吹過去，那長大的穗子，又一齊挺起來在太陽裏閃着光。

太陽是專爲麥子來的，現在更加熱了。

來到接村路上，二梅用高粱桿分好段，用鐵鏟劃上印，說：

『來吧，兩個人挖一桿，一把鐵鏟一把鎬。』

大道是經過河水冲刷的，現在晒乾了，有兩寸多厚的硬皮，挖起來很費力氣。幾鎬下去，那些新衣服就全叫汗濕透了，汗流的滿臉滿腮，沾住了頭髮。她們却誰也不肯直起腰來休息一下，你一鎬我一鏟的工作。二梅領着頭唱：

『是誰說

婦女不如男子漢？』

人們就合起來：

『挖溝破路

男人女人是一般。』

二梅的奶奶禿大娘提着一把大錫壺來給她們送水，人們搶着喝，一邊說：

『還是這老太太知心，這麼熱天來給我們送水。』

張秀玲說：

『她知心，她老廢物啦，不送點水，還幹什麼抗日呢！』

人們全笑了，禿大娘却正正經經的看着大家，她說：

『我老啦，老廢物啦，依我看，你們誰也不跟我有用，張秀玲更不沾。』說到這裏，她把話頓住，好集中大家的注意，爲她那下文助威。真的大家停止了說笑，水也不喝了，聽她說：

『我養活（生）了兩個小子，都參加了八路軍，大的在十六團，二的在二十二團，這不是我的力量嗎，這比你們誰抗的不勁頭大！你們誰比得上我，誰敢和我競賽？張秀玲你多麼沒出息，娶到我們村裏三年了，一點貢獻也沒有，還說我哩！』

大家哄的一聲笑了，張秀玲驕的低頭跑了。有的就嚷：

『誰敢和這老太太比賽？』

『穿漂白小褂的敢！』

『你敢！你行了！』

二梅一直還在那裏挖，這時才抬起頭來說：

『奶奶，就是你，淨耽誤我們的時間！』奶奶趕緊提起壺來說：

『你們看，俺家二梅又批評她奶奶了。你們還喝不喝？不喝了，我就回去了，你們快挖吧！』

說着，提起壺來，又拐打拐打的走了。

這裏的說笑着鐵鏟和鎬的聲音，從汗氣熱氣裏升起來。等到人影兒和身子一般長的時候，她們的工作就快完成了。

隊伍上的指導員從一塊麥地裏走出來，後面跟着一個揹大槍的矮個子通信兵。在村裏住了，他認識二梅；他說：

『部長領導的好，真積極！』

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說：

『指導員，我們破好了路，你要擋不住鬼子，叫他們衝過來，我們可批評你！』

指導員說：

『好，好，好。你聽槍響吧！』

指導員穿進另一塊麥地，他的衣服和麥子一個顏色，麥穗打到他腰裏。那個通信員却淹沒在麥子裏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槍口露在外頭。不久，這槍口也消失不見了。

一隻布穀鳥像是受了驚，慌慌張張的從東邊飛過來，一聲連一聲叫着：

莫黃莫割——莫黃莫割！

『嘎勾——』東邊響了一聲槍。婦女們拖着鐵鎬和鏟從道溝裏跳上來，向東邊張望。槍聲響的越來越密，越來越急，也越來越近了。二梅的臉有些青白。

東邊捲起了一團烟，罩住了金黃的麥子。機槍聲，砲聲，好像壓低了那裏的麥子。砲彈炸碎我們的土地，土塊飛到半天空，那裏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黃的麥穗！二梅知道這是敵人的砲，在那裏作戰的同志們，是不是受了傷呢？

她喊叫：

『我們不要在這裏傻站着了，快回去抬担架了，預備雞蛋和開水！』

當她們抬了幾付担架回來，砲聲停了，那一團烟也散了。但是槍聲很響很急，二梅知道這是我們的軍隊追趕敵人了。她們很快的奔着向那裏跑去。

我們的軍隊把敵人趕回寨裏去，才停下來。她們抬回受傷的指導員和他那矮矮的通信兵。他們兩個去奪敵人的重機槍，受了傷。她們把奪來的重機槍也放在一付担架上。

還空着一付担架。她們回來，路過二梅家的地邊，爺爺正靠在一個捆了的牛腰粗的大麥個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東邊的路。二梅說笑着回來了，看見爺爺，她說：

『把麥個放在担架上我們給你抬回去！』

老頭子聽了孫女兒的話，真的把麥個放到担架上來，看着孫女兒和她的伙伴們抬起來，飛快的奔着往村裏去了。

第一付担架上是指導員，第二付是通信兵，第三付是重機槍，第四付麥子。

老頭子跟在後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陽已經有一半落到遠遠的西山裏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團團的雲彩，千變萬化，在老人頭裏，那是一隻虎，一隻豹，一匹飛馬，一隻老鷹。

晚上，奶奶又把飯放在那裏，小桌上却有了白麵餅。爺爺回來，二梅回來，奶奶說：

『你今兒個更有功了，奶奶給你烙了白麵餅，快點吃！』

二梅說：

『有功的是人家隊伍上，有功的是指導員和他那通信兵，人家奪了敵人一挺重機槍，受了傷，先慰勞他們吧！』

二梅帶了自家的餅還有別人家的雞蛋到指導員那裏去，指導員和通信兵的傷口全包裹好了，躺在院當中月亮地裏的軟床上。

田野裏是收割麥子和打場的聲音，風吹來小麥的帶一點薄薄的香味。二梅和她的兩個小組長站在受傷人的床前，唸着婦救會的慰問信。

二梅又噙了她自己的慰問信。

她噙着，聲音是那樣莊嚴，熱情和誠懇。她述說她自己原是這樣一個孩子：從小死了娘，在野地裏，春天挑野菜，秋天拾莊稼，冬天割柴草，風吹着，雨打着長到十五歲。八路軍來了，是正好的年歲，趕上了正好的年月。這樣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條完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打開了。

她的聲音是那麼莊嚴，熱情和誠懇，感動得受傷的人硬支起身子來，嚴肅的聽着。

（孫犁、趙俠、鐵彥集體創作）

編主復而周

北方文叢

第一輯

八月的鄉村

(長篇)

蕭軍

滹沱河流域

(長篇)

馬加

黎明的閃礫

(中篇)

劉白羽

辛勇大擺地雷陣

(短篇)

邵子南

邊區人物風光

(報告)

丁玲

新的一代

(報告)

荒煤

回憶延安

(散文)

何其芳

吳滿有

(長詩)

艾青

子弟兵

(劇本)

周而復

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 (論文)

周揚

作家書屋發行

◀ 號〇一六路東正中海上 ▶

...北方文...

第二輯

荷花淀

王貴與李香香
荷花淀(散文)
(長詩)

李孫

季犁

著者 孫犁

主編 周而復

發行所 海洋書屋

經售 各大書局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0001 4000



8
6-4

HK \$1.30